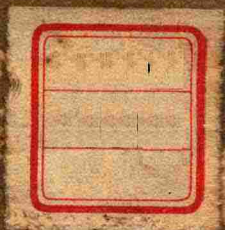




寧列從隨



版出會協好友蘇中連太

著爾基其

六年隨從列寧

著者：斯 基 爾
出版：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印刷第一廠
發行：旅大文化服務社
經售：大連大眾書店
定價：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目次

第一章	第一次會面	一
第二章	兇惡的行刺	五
第三章	閒暇時的列寧	一五
第四章	約瑟夫·維薩力昂諾維奇·斯大林	三一
第五章	馬克西木·高爾基	三六
第六章	列寧愛護自然物的情形	四〇
第七章	列寧乘貨車	四四
第八章	打獵軼事	四九
第九章	在親屬中	五二
第十章	永別	五九

第一章 第一次會面

我生平有幸，能在六年期間幾乎每日看見列寧。我是列寧底汽車夫，所以每當他去辦公，因公外出以及去散步或打獵的時候，我總是經常隨從着他的。

大家都知道，列寧遠不是個拘守辦公室的人。他經常力求接近民衆，他喜愛與人們來往，他很歡喜打獵，歡喜到遠處去遊玩和作體育上的消遣。開始是在彼得格拉，以後又在莫斯科一帶，我同列寧坐汽車和徒步走過的路程不下幾千公里。

我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即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三天。經過的情形如下：

我在彼得格拉一個汽車房裏作工。十一月八日晚上有人把我叫到汽車房職工會裏，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去到汽車房裏，挑一輛好汽車，明天早晨把必開到斯莫爾雷去。給列寧同志當汽車夫』。

我聽見這話，驚喜異常。當時列寧底名子盛稱一時。彼得格拉的工人有幸聽到了列寧底演講或是看見了列寧，都引以自豪而認爲是生平中的一個大事件。而我是一個非黨員，竟然去給列寧當汽車夫了。

——怎麼樣，你同意嗎？——他們看見我的驚奇神情，又向我追問一次。

——當然，我是同意的！——我高興地回答着，可是心中總還是疑惑不定：我是否能以勝任，是否坦承了不能勝任的事呢？

但是疑惑的心情不久就過去了。我那時是年青力壯，精通開汽車的手藝的。他們祝我順利並囑託道：

「基爾同志，你要小心，好好的幹！」

我整宿不能成寐，準備着初次去會見列寧，想着見他的時候，要說什麼話才適當。我腦海中現出一種情景：從斯莫爾雷中走出來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自然，團團圍着隨從和副官。主要的是不要驚慌失措，我這樣想着。

早晨正十點鐘的時候，我的輕便汽車「丘爾卡·美里」已停到了斯莫爾雷正門前面。初次會見列寧的重要時間快到了。

在斯莫爾雷前面的小空場上呈現出一幅複雜的圖畫。有很多的輕便汽車和載重汽車在那裏停着。在宏大樓房門口的台階上森嚴地架着幾尊大砲和幾架機關槍。武裝工了和從前綫上回來的兵士成隊的在周圍來回走着。有年輕的，尚未成年的，也有年長的和已生鬚鬚的。大家都帶着奮發激昂的情緒，慌忙不停。

在這些時日內，彼得格拉城中的生活是異常緊張熱烈的。工人們都帶着武裝。在各街上不斷地聽見混亂的槍聲。有些地方在住房中還隱藏着革命底敵人，從樓窗裏向外射擊。

我坐在汽車裏掌着舵輪等着。有一個穿便衣的男子走到我跟前，高聲問道：

——你是來給列寧開車的麼？

他問明白了以後，又說道：

——發動摩托吧，列寧快出來了。

又經過了幾分鐘，看見有三個人從斯莫爾雷底台階上向我的汽車走來：兩個身材高大，第三個身材不高，他穿着一身帶羊羔皮領子的黑大衣，戴一頂皮帽子。

我想着，兩個高身材的中間，有一個定會是列寧吧。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那第三個身材不高的會是列寧。當我正想的時候，他已來到了汽車跟前，迅速地把我的汽車門拉開，很平常地說道：

——同志，你好。你姓什麼？

——基爾，——我回答道。

——基爾同志，我們認識認識吧，——他同我握一握手說道，——你就給我開車吧。

他溫和親熱地瞧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俗話說得好，初次的印象，是畢生難忘的。我永久不會忘記第一次同伊里奇會面的印象和他向我

說的第一句話。在我眼前還現出他那一雙稍微密縫的褐色靈活眼睛，帶些俏皮的神氣，耳鼓裏還響着他那宏亮的聲音。

伊里奇與他的同行者並肩坐在汽車裏，叫我把他們送到索梁納小城去。在那裏召集了工人與知識份子大會。

到了那裏，伊里奇從汽車上下來。羣衆立刻就看見是列寧，四面一齊歡呼着：『列寧來了！列寧！』

伊里奇底演說引起了羣衆的歡呼。一陣一陣的熱烈鼓掌聲時時刻刻打斷他的演說。

在回來的時候，伊里奇同我挨肩坐在汽車裏。我間或看一看他。只見他，雖然是剛才感受了激奮，而却很安靜，稍帶些沈思的神情。

到斯莫爾雷後，伊里奇以其固有的靈活性格，即連下了汽車並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等一等，去吃點東西，喝杯茶，我還要回來。再見！

以後，我就聽慣了他這句話。他每次下汽車的時候，必定要說：『再見！』

我同列寧認識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個認識一直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

第二章 兇惡的行刺

這樁事，不僅蘇聯人民都很熟悉，大概全世界人士也都知道。是否值得來重複老少皆知的事情呢。然而我終於決意把我對於兇刺列寧的遙遠的回憶重新供獻於讀者。

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受到致命的危險。嚴酷的世界大戰完結以後，就開始了持久的國內戰爭。俄國工農挺身奮起捍衛十月革命。當時，在國內有很多公開的和陰險暗藏的兇惡敵人。他們拋擲炸彈，暗地裏射擊。

在這些時日內，伊里奇差不多每天都乘汽車到各工廠和各部隊中去參加羣衆大會。有時候，他一天竟在兩個，甚至在三個羣衆大會上演說。

在其中舉行羣衆大會的工廠底大門是大大開放着的，人人都可以進去。況且，在列寧作演說的各羣衆大會會場底門口都貼着召集羣衆大會和歡迎來賓的通告。

這一種情況，自然會使伊里奇底生命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又因爲他堅決拒絕了任何的保衛，就更加重了這種危險。除了那一枚沒有放過一次的很小的勃郎寧外，他幾乎向來不帶武器，並且也叫我不

有一次他看見了我腰間掛着一枝手槍，就溫和而却堅決地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帶這個東西幹什麼？不要帶它好了。』

但是，以後我仍然帶着這枝手槍，不過不讓伊里奇看見罷了。我把槍套去掉，把手槍掛在衣服裏邊，插在腰帶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這個不幸的日子，我同伊里奇乘汽車出去了好幾次。我們到了糧食交易所，在那裏的羣衆大會上有很多人參加。伊里奇作了熱烈的長篇演說。我們並沒有猜疑到，就在糧食交易所這裏，有人追跡窺伺列寧，準備向他行刺。過了幾天以後，在審問女兇手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及其幫兇的時候，才查明了這一點。

約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們離開了糧食交易所，沿着謝爾布和夫大街向米海爾松工廠去了。這一個工廠是列寧從前會去過的。在路上，伊里奇和平常一樣態度安靜，不過間或把眼睛密縫一密縫，皺一皺眉頭在思慮什麼。

這一天，列寧特別忙碌：早晨會客，然後開會，會議以後又開了一次羣衆大會，剛完了，我們又乘汽車趕快去參加第二個羣衆大會，再過兩點鐘後又規定在伊里奇辦公室裏召集以列寧爲主席的人民委員會會議。

當我們來到米海爾松工廠院裏時，羣衆大會還沒有開始。大家都在等候列寧。在廣大的製手榴彈

的工作間聚集了幾千人。可是不知爲什麼，竟沒有一個人出來迎接我們。

伊里奇一個人從汽車上下來，迅速地到工作間去了。我把汽車開轉過來，使車頭向着院門口停在離工作間門約十步遠的地方了。

過了幾分鐘，有一個女人來到了我跟前，她穿一件短褂子，手中拿着一個皮包。她站在汽車跟前，我可以把她看得清楚。她的年紀還輕，身材乾瘦，面色蒼白，兩隻眼睛現出奮激的神情，——看她的樣子有些不自然。

——大概，這是列寧同志來到了吧？——她帶着微微顫抖的聲音問道。

——我不知道，是誰來到了——我回答道。

——奇怪！開車的也不知道他拉的是什麼人。——她勉強微笑道。

——我不管這些。什麼演說家，坐汽車的多得很，那能個個都認識呢。

她帶着不相信的神氣歪一歪嘴，離開我走到工廠房裏去了。

我想着：她爲什麼要糾纏這個呢？可是，當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幾乎總有很多人來問，什麼人來了，你拉的是誰，有時候竟圍着汽車觀看。因此，我對於這個女人底問題就沒有加以特別注意。我總是記着這樣一個最嚴格的規則：無論何時也不告訴任何人說，是什麼人從那裏來和向什麼地方去。

大約，過二點鐘後，從工作間裏邊出來了一羣工人，幾乎擠滿了院子。我知道是羣衆大會完結

了，就趕快發動了摩托，可是伊里奇還沒有出來。

又過了幾分鐘，從工作間裏邊又出來了一大羣工人，伊里奇在工人們前面走着。此刻我已坐在汽車裏，掌管蛇輪，準備着即刻就開車起程。

伊里奇一面向汽車走來，一面高興地同工人們談着話，親切地回答着他們的問題，又向他們問些什麼。伊里奇走到離汽車還有兩三步的地方，在汽車門跟前站住了，有一個工人已經拉開了汽車門。

此刻，列寧同兩個女子講話，答覆她們的問題。大概，講的是運輸食品的問題。我聽見了並且記得很清楚，伊里奇說的話：

『完全對的，民警隊伍底行動有許多是不對的，但是這一切都定會消除的』。

這次談話繼續了兩三分鐘。在伊里奇前邊還有兩個女子站在兩傍。周圍密集着羣衆，大家都聽着伊里奇底解釋。當他預備邁步走向汽車底腳燈時，忽然槍聲響了。

我半轉身來，看看伊里奇，而即刻又轉過臉向槍響的方向看去，只看見一個女人，正在一點鐘前向我問列寧的那個女人。她站在汽車的左方前邊跟前，正在瞄準伊里奇底左肩膀射擊。

又響了一槍。我火速停住了摩托，從腰帶間拿出手槍來就向她直撲過去。她伸開手臂又來開第三槍。我的手槍口已瞄準了她的腦袋。她一看見，手就顫動了，就在這一瞬間又響了第三槍。以後查明，第三個子彈，落到了在此地站的一個女子底肩膀上。

再有一瞬間，我就會開槍了，可是女兇手把她的手槍拋到我的腳下，火速轉身跑進人叢中，向外邊逃去了。因為周圍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所以我沒有追趕著射擊她，恐怕擊斃工人。

我直覺地向她追去，跑了幾步後忽然想起了：『不是只剩伊里奇一個人了麼……他的情形怎樣呢？』

我站住了，在這一剎那間，工廠的院中竟寂然無聲，使我驚愕異常。顯然這是大家忽然聽見槍聲而驚惶了。然後只聽四面一齊喊叫着：『打死了！列寧被打死了！』羣衆從工廠院中一齊湧出，去追趕兇手。大家開始擁擠起來。我轉身走到汽車跟前一看，我的全身就如凍僵了的一般，看見：伊里奇在離汽車兩步遠的地方躺着。我迅速跑到他的跟前。在這一剎那間，擠得水洩不通的院子已空無一人了，那個女兇手已藏到人叢中去了。

我跪在伊里奇跟前，彎下身去一看。不覺滿心歡喜了：伊里奇還活着，他甚至還沒有失去知覺。——抓住了他沒有？——他低聲問道，大概他想着開槍的是男子。

伊里奇說話很費力氣，聲音已經啞了。我向他說道：

——住聲，不要說話，你很費力；在這一剎那間，我看見有一個男子戴着海軍帽子從工作間出來，直向我們飛跑而來。看他的樣子是極奮激的：癡狂地招搖着左手，而右手插在衣袋裏。

這個『海員』使我非常懷疑。我用身體把伊里奇掩蓋着，特別是掩着他的頭部，高聲叫道：

——站住！——我用手槍瞄着他。

但是，他仍然向着我們跑來，我又叫道：

——站住！我開槍了！……

這個人跑到離我們還有幾步遠的地方，忽然轉向左方跑去，右手還插在衣袋裏，飛快地跑向門外去了。此刻從我後邊跑來了一個女子。

——你做什麼？不要開槍！——她拚命叫道，她以為我是要開槍打伊里奇的。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不得已又把手槍舉起來。在工作間有一個男子叫道：『這是自家人！自家人！』只見有三個人舉着手槍向我跑來。我又叫道：

——站住！你們是什麼人？要開槍了！……

他們立刻回答道：

——我們是工廠委員會的人：是自家人……

我一看他們，有一個同志是我認得的，以前我們來到這個工廠的時候，我看見過他。於是，我就讓他們到伊里奇跟前來了。所有這些情形都是在一兩分鐘內急速發生的。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堅決主張，把伊里奇送到附近的病院中去，但是我堅決回答道：

——什麼病院我也不送去。我要把他送到家裏去。

伊里奇聽見了我們的談話，他說道：

——回家去，回家去：

我同工廠委員會的三位同志（有一位是軍事委員會的人）扶着伊里奇站起來，走到汽車的跟前。我們幫助他登到汽車腳燈上，進到汽車裏，坐到後邊他平常所坐的後墊上。

未坐到舵輪跟前之前，我又看一看伊里奇。只見他臉色蒼白，半閉着眼睛。我的心就縮緊了。

在汽車上還坐着兩位同志，一位同我坐在一起，另一位同伊里奇坐在一起。我趕快把汽車向克林姆里開去，只要道路沒有妨礙，我就盡量地快開。在道上，我又看了伊里奇幾次。走到半道上，看見他大概是失去了力量，全身仰靠着坐位的靠背上了。他沒有呻吟，可是臉色愈加蒼白了。坐在汽車裏邊的那位同志稍微扶着他。當汽車開到特羅依茨基門的時候，我沒有停車，只向站崗的叫了一聲：『列寧』，就一直將汽車開進克林姆里裏，向伊里奇底住宅開去了。

爲避免在正門前邊來往的人和站立的人們注意起見，我將汽車停到角門跟前。

在這裏我們幫助伊里奇走下汽車。雖然我們扶着他，而他走着仍是很困難的，顯然，他是疼得很厲害，但是總沒有作聲。

——伊里奇，讓我們把你抬上去吧，——我向他這樣說。但是他堅決地拒絕了，無論怎樣勸說，也沒有發生効力。

——我自己走，——伊里奇堅決地回答，並向我說道：『把我的上衣脫掉：使我輕快一點！』我小心地把他的上衣脫下來，他扶着我們順着樓梯走到了三層樓上。他上樓的時候一句話也沒有說，我甚至沒有聽見他嘆息一聲。當房門敞開的時候，我扶着伊里奇一直走到臥房裏，使他躺到床上。我想替他脫掉汗衫，但是脫不下來了，只有把它剪開了。

在這個時候列寧的妹妹瑪利亞來了。她叫問着『怎麼一回事？』，先跑到列寧跟前，然後又到我跟前來，忙問了一些問題。

伊里奇微微睜開眼睛安靜地說道：

『放安靜些：不很要緊：手上受一點傷：』

——趕快打電話：趕快！——瑪利亞不知怎樣辦好，這樣急迫地說道。

我給人民委員會底總務處長崩契·布魯也維奇打了電話，報告了發生的事件。他幾乎未能聽完我的報告，——因為要急速採取辦法，不能耽誤一秒鐘。

列寧的妹妹叫我十二分小心地把不幸的事件告訴列寧底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當時她還在人民教育委員會部，一點也不知道不幸的事件。當我從樓上下來走到院中時，有一個人趕上了我，來同我一起去告訴克魯普斯卡婭。

我們在院中等着她。不久她就來到了。克魯普斯卡婭，大概看見了我奮激的臉色，就猜想到一定

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而站住了，她注視着我的眼睛，帶着激的聲音問道：

——什麼也不要說，只告訴我：活着還是打死了？

——說實話，伊里奇受了輕傷。——我回答道。

她帶着不相信的神情又看看我，急速走上樓去了。我們默然把她送到伊里奇床前。

雖然傷很沈重，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伊里奇有生命的危險。過了兩三天以後，已確實知道：伊里奇的生命沒有危險了！

在行刺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天晚上，就查明了這次罪案的一些詳細情形。

女兇手原是社會革命黨人恐怖團底團員卡普蘭。

卡普蘭暗刺了列寧以後就混入人叢中，想偷着逃跑。開始人們亂跑，不知道暗刺伊里奇的兇手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查明了，在離工廠不遠的街上，有一輛快馬車在等卡普蘭，但是他却未能利用這一輛馬車。

在行刺的時候，在工廠院中站立的小孩子們飛快地跑去追趕女兇手並且指着她叫道：

『就是她！就是她！』。

由於兒童們的聰明，能及時捉到了兇手。有幾個男子在電車路交叉點跟前趕上了她，把她帶到工廠院中。羣衆們想把她就地撕碎，很多人都向她撲來，可是有一團工人擋住了衆人。有一個人說

——同志們，你們幹什麼！應當要審問她！

經過了一點鐘卡普蘭已經到了與反革命作鬪爭的非常委員會底房子中了。

在卡普蘭行刺後不久，那個帶海員帽子的而會跑向我跟前來的男子也被捕了。他原是女恐怖者的幫兇。

由於列寧身體強健和在病時對於他的看護周到的結果，過了兩三個星期伊里奇已經養好，並能重新開始工作了。

過了幾個月以後伊里奇完全恢復了健康，精神也爽快了。他又到了米海爾松工廠裏工人羣衆大會上演說。工人們無限歡喜。他們首先問道：

——伊里奇，您的健康怎樣？

——我的身體很好。謝謝。——列寧微笑着回答道。

——爲什麼你不要人保護呢？

——要留下人去上前線，用不着叫他們保護我個人的身體。——伊里奇這樣說道。

羣衆大會開始了。工人們又聽到了領袖底熱烈而鼓舞人的演說。

第三章 閑暇時的列寧

列寧是個無比的勤苦勞動者。他生平都是在始終不倦的緊張勞動中。

但是，列寧也善於休息。他作工的情形，我雖然未能常常親眼看見，可是當他休息的時候，我却常常跟隨着他。列寧善於休息，會利用這些不多的閑暇時間，使自己的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凡是看見伊里奇休息，滑雪、下棋或是看戲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此人在整個星期內終日工作到疲勞無力而往往到天亮才睡覺的情形。

伊里奇底經常不移的休息，就是每星期日坐汽車到城外去遊玩。

『要到離城市喧嘩遠一些的地方，離莫斯科遠一些的地方去！基爾同志，明天我們要作什麼消遣呢？』——列寧每在星期六選擇消遣地方時常這樣說道。

伊里奇把莫斯科底地圖放到桌子上，選擇着他不大熟悉的某個郊外的地方。

譬如，魯布列沃吧；基爾，你知道這個地方麼？——他問道。

伊里奇，我初次才聽見說這個地名。——我這樣答道。

我是彼得格拉生人，先前未曾到過莫斯科，當時還未來得及認識郊外的地方。

——你不知道麼？啊！那更好。我們就去看吧。

我們常常坐汽車出莫斯科到郊外去揣摩着走五、六十公里。

在春天我們總是打獵，打沙鷄和鷓鴣。夏天，多半游泳洗澡，到森林中散步，採蘑菇，在草地上休息。到秋天，又打獵，打松鷄和兔子。

在冬天，伊里奇最喜歡到空氣新鮮的地方去休息。每逢星期日，他不是乘雪橇汽車，就是滑雪或是打獵。

有人會寫過，說是，列寧不是個打獵的名手，他打槍很少命中。這是不正確的。伊里奇是善於打獵的，他明白這種藝術底巧妙處：他知道怎樣去接近某個野獸或飛禽，在什麼時候開槍射擊，在什麼時候放開獵狗。他善於按太陽判定方向，向來是不用指南針的。在不熟悉的森林中，伊里奇善於看樹木判定方向，就像一位打獵的行家。

有一次，我想起了找一個打獵的行家——獵人來幫助伊里奇打獵。恰巧，這個獵人是應當擔任汽車夫助手職務的。

——你的確需要助手麼。——伊里奇帶着俏皮的神氣密縫着眼看着我問道。——你若是叫他來專門爲打獵，那我不許可的。

——是的，伊里奇，不是專爲打獵，我需要一個助手到汽車房中工作。

——好吧，那就叫他來吧。

從此以後，善於熱心組織打獵的獵人普列沙科夫總是跟隨着列寧打獵，伊里奇很佩服普列沙科夫打獵的知識，向來也沒有反駁過他的意見。

伊里奇很喜歡打獵底過程，長途的散步，森林和新鮮空氣。獵獲物，不是他打獵的目的，而只是結果。他往往叫我把我們的全部獵獲物都送給同事們。

伊里奇叫我去送獵獲物時說道：『你去不要聲張，叫開門後，不要說什麼，把野禽交給他，回頭就走。明白了麼？』

有一次打獵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段軼事。伊里奇平托着獵槍，悄悄地穿着密林已向前邊走了很遠。忽然看見有一個狐狸慢慢地走了出來，一身金色光亮而密厚的柔毛，十分美麗。伊里奇沒有開槍射這個狐狸，雖然它離得很近。

在當天晚上，吃茶的時候，我問道：

『伊里奇，你爲什麼沒有射那個狐狸呢？』

『你看見了麼？我想着，誰也沒有看見。基爾同志，你知道爲什麼？那個狐狸是太美麗了！我不忍心射它！』——伊里奇和藹地笑着承認了。

當有人隨同我們一起去打獵的時候，伊里奇總是規定出這樣的條件：

『不准混亂秩序！大家都要服從普列沙科夫，普列沙科夫同志，你要下命令，指揮，不要客氣。』

伊里奇很喜歡坐汽車到薩維多沃去。這個地方離莫斯科有一百公里遠，先前曾是大地主的經濟。在這裏打獵是由一位老獵人賓洛申領導的。列寧帶着青年的心情極歡喜帶着獵馬、獵狗舉行大規模的打獵。但是，因為路遠，伊里奇只去過幾次。

在夏天我們到郊外去旅行，是很奇妙有趣的；經常是在星期六晚上出發，到星期一早晨回來。我們總是揣摩着選擇離城遠的和不太熟悉的地方去遊玩。

到了某個僻靜的小村莊後，伊里奇就走去見農民找住處。

從一九一九年春天，伊里奇底兄弟季米特里或是他的妹妹瑪利經常跟他一塊兒去遊玩。有時候也同朋友們一塊出去。下汽車後，大家都用幾分鐘工夫看看住房，要選一座，以便留宿。

——伊里奇，我們到這個房裏去好不好？——有人指着一座漂亮而潮氣的房子向列寧提議。

『不去』，——列寧拒絕了，而指着一個很樸素的小的而且是乾淨的住房說道：『我們就到那裏去吧』。

伊里奇喜歡勞苦人，他很願意與他們接近，他同他們談起話來，特別覺得痛快、親熱。到農民家中，向農民買些食品或是把自己帶來的食品拿出來吃晚飯；晚飯後，伊里奇向主人說道：

『現在，睡覺吧！明天早晨天一亮就起來，到森林中去！領我們到草棚裏去吧。』

伊里奇在鄉村裏，除了草棚以外，不願在任何地方住宿。若是主人想給客人安置『方便』的睡鋪，鋪上什麼東西或是拿個枕頭，那是白費心，伊里奇總是堅決地反對道：

『什麼也不要！這樣就很好，我們就在乾草上睡覺。什麼鋪的也不要！鋪上東西，就沒有這樣的風味了，就不會這樣舒服了！』

如果隨同伊里奇到鄉村來的有吸烟的人（伊里奇向來不吸煙並且不喜歡聞煙味兒），那他就對他們說：

——吸烟的人們！要吸烟就早些吸，到夜裏一枝烟也不准吸！違犯的，就交法庭！若是在夜裏，偷偷地吸烟，那伊里奇就起來斥責道：

『要把你們槍斃！在乾草上吸烟，真是豈有此理！』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而列寧却仍然罵吸烟的是私販子。

伊里奇常常是拿自己的大衣或是氈子蓋着睡覺，早晨起來走到井旁或是河邊去洗臉，列寧的休息日就這樣開始了：在這一天內，不斷地運動，打獵，採蘑菇，躺在草地上休息，作賽跑遊戲。令人難以想到，這位活潑快樂，毫無顧慮而娛樂的人，會是偉大國家底領導者，是共產黨底心靈和首腦。

19 到星期一早晨，伊里奇恢復了體力，精神煥然一新，興高彩烈地離開了森林、鄉村或是河流。領

袖在一星期內的巨大複雜而最負責的活動又開始了。

伊里奇在閑暇的時候，喜歡接近各種各樣的人，與行路的人談話，尤其是喜歡與農民談話。

——你知道不知道，在附近有河沒有？——他有時遇見人這樣問道。

——噯，小朋友，你們在什麼地方採這樣多的蘑菇？告訴我們，怎樣採法！——他遇見採蘑菇的兒童們就這樣問。

往往有這樣的情形：我們的汽車開進村莊，兒童們成羣追着汽車跑。伊里奇叫汽車停下，讓兒童們上去坐一坐，他親自幫助他們坐上汽車，在路上他同兒童們說玩笑，笑着問他們各種閑雜問題。

——坐好。坐好！——列寧說道。——現在夠了，走遠了會迷路的。

——叔叔，不要緊！我們採蘑菇，常走五里多路！

列寧到莫斯科後的頭幾個月，總是選擇首都郊外不熟悉的地方去休息。他甚至在莫斯科附近沒有一個簡樸的別墅。

有一次，人民委員會總務處長決定選擇一個好地方，使列寧於星期日到那裏去休息。他沒有先報告列寧，自己在塔拉索夫找到了一個不大的莊院。此地離莫斯科有二十公里遠，當時那裏除了一個守門人外沒有別人住。

也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坐汽車來到了塔拉索夫。與列寧一同來的有他的夫人和妹妹。

伊里奇立刻就看中了這個地方，他同意以後每星期日到這裏來遊玩。在這裏可以打水鴨子，到河裏去洗澡，好好的休息休息。

我們開始來看整個的莊院，看了院子，又看房子。在房子裏面的佈置不是不奢華的，完全帶着十九世紀末貴族的風味。矯揉造作而不很方便的桌椅是不如列寧心願的。他見不得這種拙笨奢華的陳設，而寧願要一種簡樸的陳設。

他說道：「不，不，我不住這裏，甚至也不願意在這裏住宿！這是什麼桌椅呢？這是什麼奇怪的床呢？」

伊里奇自己在院中選了一個小小的房子，這個房子以前是這個莊院底管事人住的。

他說道：「我就住在這間屋子裏吧。請你們放一張平常的桌子，兩把椅子，一張簡單的床。我可以安心住下了！」他又向她們說道：

「納捷施達，瑪利婭，如果你們喜歡，你們就住在那間大房子裏吧」。

從那天起，塔拉索夫克就成了列寧的經常休息的地方了。在他那一間簡樸的屋子裏，就有了書籍、雜誌和象棋。

經過了一些時候，伊里奇底休息處又搬到了哥爾克，此地離莫斯科也不很遠。他在哥爾克過了最後幾個月的生活。

我還記得，在那裏常作「克洛得克」遊戲。伊里奇很喜歡參加這種不狡猾而有趣味的遊戲，他作這樣遊戲是很熱心的，有時竟然玩得發奮，他對那些不會玩的人常溫和地責備道：

「你們打得真不好？我才學會，就贏了你們。你們不怕羞嗎！」

伊里奇高興得笑了。很滿意自己的勝利。往往有工人們同列寧一塊遊戲。他們有時候因為打得不準確，也受到列寧的責備。

「你們算是什麼無產者呢！這樣你會打中嗎？你看，應當怎樣打！」他說完之後，就打中了一次。有一次他對一個建築工人笑道：

「像那樣玩法，我就把你列入二等角色！」。

一九一九年春季有一天很暖和，我開着汽車，同伊里奇和克魯普斯卡婭沿着向銀色松林去的馬路上前進。當我們通過砲兵庫的時候，看見左邊有一條路通到莫斯科河那邊，在河那邊稍遠的地方有一片叢林。

伊里奇很喜歡這樣的地方，叫我把汽車從浮橋上開過河去。我看見這座橋有些靠不住，恐怕支持不住汽車，就說道：我不敢開過河去。此刻在道上過來一個農民牽着一匹馬。

伊里奇向他問道：「老伯，請你告訴我們。我們可以不可以從這座橋上過去？汽車沈不下去

嗎？」

這個農民皺着眉頭答道：「如果在先前，大概是可以過去的，以前這座橋常常有人修理，現在沒有主人了。以前這座橋上常走拉砲彈的車，現在只能支持我這匹小馬了」。

於是我們又轉向銀色松林去了。在道上伊里奇歷次提到了這個農民：

「呸，我們受了他的責備！責備得真厲害！他說的完全有理：橋是應當修理的」。

有一次，我們去打水鴨子，乘汽車向卡史拉方面去。大概這是在一九二〇年秋天。與我們同行的有季米特里·烏里揚諾夫，一個獵人和另外三個同志。季米特里·烏里揚諾夫很熟悉這些地方，他先前曾在這裏當過地方自治局的醫生。離此地不遠有一個池塘，要到這個池塘那裏去，就必須從馬路上轉到一條枝路上去。

才下過雨，遍地泥濘難行，汽車再往前面開是有危險的：我不敢相信，汽車能以平安地開到池塘那邊去。但是伊里奇一定叫把汽車開過去，於是我們就繼續向前進。汽車離開馬路還沒有走到一百米遠處，前面的車輪就陷入深泥中走不動了。

「哈，這可開到地方了，——我這樣說道。」

「我來幫忙吧，——伊里奇這樣提議道。」

不用幫忙，列寧同志，你打獵去好了。我們有三個人，無論如何能對付得了！伊里奇沒有立刻同意，停了一刻他才同季米特里·烏里揚諾夫和獵人往池塘那邊去了。

我們砍了一些小松樹和樺樹枝，鋪到車輪下邊，勉強強把汽車推出了泥濘。當我們把汽車推出來時，已經費了約兩點鐘的工夫，弄得混身都是泥。

此刻，打獵的人們已經轉回來了。伊里奇走在前邊，肩上背着獵獲物——打死的水鴨子，興高彩烈，歡喜異常。他向我們問道：

『你們疲乏了麼？來休息休息吧。』

我們決定要吃東西。於是大家坐下，把自己帶來的一點食品拿出來。一個同志帶的有一點酒。

伊里奇首先說道：

『我們要恢復體力。同志們來喝一杯吧！』

有幾位同志，大概，有些不好意思在列寧面前喝酒。他立刻就看出來了這一點，爲鼓舞他們起見而說道：

『請喝吧，我也同你們一齊喝，我冷得有些發抖了』。

這是我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看見伊里奇舉杯喝酒。

列寧善於不讓週圍的人看出來，而在各方面節制自己。有時候，在打獵之後，大家坐下吃東西。

伊里奇把夾菜的麵包都分給大家而說道：

『請吃，同志們，吃吧！』

他竭力讓人家吃，而自己却只吃一塊夾菜的麵包。有時，他只拿一塊黑麵包，放上一點鹽，吃下去，再喝兩杯茶就吃飽了。

伊里奇到梯維爾（現在的加里寧城）附近去打過幾次獵，那裏有一個大村莊，離莫斯科有一百一十公里遠。當我們去的時候，獵人寶洛琛照常都是在那裏等候我們。

一九二〇年春天，有過一樁這樣的事情。打沙鷄的時候已經快完了。有一天晚上，我們來到了寶洛琛家裏，決定翌日天尚未亮的時候就動身，以便在黎明時就趕到地方。離開住房要走兩公里才能走到目的地。我們喝了茶，決定分爲兩組：一組去打松鷄，另一組去打沙鷄。

列寧向我問道：

『基爾同志，你願意到那裏去？』

我答道：『列寧同志，我同你一起去打沙鷄。』

同我們一塊去的有寶洛琛底兒子，而老頭子同別的同志去打松鷄去了。

道路泥濘，非常難行，積雪尚未消盡，遍地都是水窪。而交尾場在澤地跟前。我們走近交尾場的時候，年輕的獵人向我們說，現在要特別小心地向目的地走，交尾的地方不遠了。

25
此刻天還未亮，我們慢慢地摸着向前走。寶洛琛的兒子在前邊走，伊里奇跟着他，我走在他們後邊。最後，我們走到目的地了。我們站着不敢稍動，地上的水快淹沒了膝蓋。大約再過十幾分鐘就當

聽見沙雞的叫聲。在水中站着是很冷的，於是我們坐在樹根上。伊里奇完全凍僵了，我也冷得上牙打下牙地發抖，可是總不敢稍動一動。

天際已開始發白了，而還不見沙雞出來交尾。賓洛琛底兒子低聲說道，恐怕沙雞不會出來了。難道來遲了麼？伊里奇抖一抖肩膀沒有作聲。我們又等了一會兒，而仍然毫無結果。

伊里奇失望地低聲說道：『大概，是不成功了』。

年輕的獵人敗興地說道：『爲什麼，你們接到我們的電報以後，不立刻就來呢？從那天到現在已經過一星期了。在昨天晚上還看見有許多沙雞。唉，我們就誤了』。

我們不覺大聲說起話來，並且走了幾步，煖和煖和。忽然，聽見沙沙的響聲，看見一隻大沙雞飛去了。

伊里奇驚訝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賓洛琛底兒子解釋道：『他們已經配合完了，交尾期已經過了』。

伊里奇很可惜，這次打獵的結果不好，於是他提議來打白嘴烏鴉。這使他稍微有些歡喜，雖然我們所得到獵獲物是很少的。

我們先回到了家裏。不久老獵人與他的同伴也回來了。

伊里奇問道：『你們打獵的情形怎樣，打了很多嗎？』

獵人拿着滿滿一袋子松雞答道：「我們打了很多，你們落空了嗎？」

伊里奇假裝可惜的神情說道：「是的」。

我們喝了茶，休息了一會，就回莫斯科去了。雖然這次打獵的結果不好，而伊里奇的情緒還好，在回來的道上他又說，又笑。

於一九二〇年十月間，在一個溫暖的秋天早上，我們到莫洛科沃村去打水鳥。此地離莫斯科河不遠。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週圍有很多深水坑。

我們走到一座小橋邊，要走到那座橋上去，必須跳過一條頗寬的水溝。

我平安的跳過去了，而伊里奇大概沒有計算好，一跳幾乎落到水溝中心，但是，他立刻走上乾地來，笑自己跳得不敏捷。

過了幾分鐘，我們已到了橋上，坐在一根木桿上。四外沒有一個人影兒。我想幫助伊里奇替他脫下灌滿了水的皮鞋，但是他決意不讓我替他脫，而自己去脫。伊里奇向來是見不得任何的服侍和侍奉的。

他不慌不忙地脫下皮鞋和濕透的襪子，放在橋欄杆上晒着。這套東西在秋天的日光下晒乾得很慢，經過一點多鐘才晒乾了。伊里奇給我叙說，他僑居外國時的生活，說到法國人，比國人和瑞士人在閑暇時娛樂的情形，我聽着很有興趣。

太陽昇高了，我們才站起來又往前走。這一天，依里奇打獵直打到黃昏，竟忘了在橋邊所發生的不稱意的事情。

在一個星期日，依里奇照常乘汽車到離城很遠的郊外去。我們走到波克達尼黑村，停下了汽車。此地離哥爾克約有十公里遠。我已經敘述過了，依里奇是喜歡把汽車停到某個生疏的地方，同遇見的農民們談話，考查他們的情緒的。這次在波克達尼黑的情形也是這樣。

依里奇下了汽車向住房走去。遇見了幾個貧農。在他們中間恰巧有一個老頭，以前當過代表，見過列寧。他認得這是列寧，立刻就向他的同伴宣佈了。於是他們就團團圍着列寧，傾刻之間，這裏就集了很多農民。大家都想親眼看看列寧，聽聽他的話並向他發個問題。依里奇聽取了每個人底問題並很樂意地回答他們。忽然，從人叢中走出了一個頭髮蒼白的老農民並向自己鄉里的人們說道：

『大家都聽吧！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波爾什維克的最主要的人物——列寧。把我們的困苦都訴說給他聽吧！除了他，還有誰能幫助我們呢！』

於是，好像打開河堤一樣。農民們爭先恐後地大家一齊講起來了，看來他們所講的事情是很嚴重的，對於他們是很重要的。

列寧打斷了他們的話而說道：『同志們，這樣不行。若是大家一齊都講，那我一點也聽不懂。你們選出一個人，讓他好好地告訴我一切情形。你們聽着他講，他若是講掉了什麼或是講得不對，那你們選出一個人，讓他好好地告訴我一切情形。你們聽着他講，他若是講掉了什麼或是講得不對，那你們選出一個人，讓他好好地告訴我一切情形。』

們再加以更正』。

於是他們選了一個白鬍子老爹。他將他們村裏的一切無道理的事情都告訴了伊里奇。原來，波克達尼黑鄉村蘇維埃底領導人，借口執行糧食稅的法令而幾乎把貧農底全部糧食和種子都奪去了。

伊里奇聚精會神地聽了這番話。他立刻就明白了，在這裏有敵人作怪，企圖引起勞動農民的不滿情緒。他聽完所有這一切情形以後，叫他們把這些情形都寫下來交給他，不要遺漏一件事實和一個人名。

列寧說道：『我們要查明這些情形，一定嚴辦有罪的人』。

『嚴辦』這句話是伊里奇喜歡說的。

過了三點鐘以後，我們回哥爾克去時，仍然經過波克達尼黑村，伊里奇到了鄉村蘇維埃跟前，農民們已將信寫好了，列寧留心地把信放在衣袋裏，同農民告別後，坐上汽車起程了。

結果，證明了伊里奇所預料的是正確的。這個村莊是被富農和危害者所統治了的。列寧將這封信批給非常委員會去辦理，於是富農的巢穴就被破獲了。

在我腦海裏又演映着很久以前伊里奇與各界人士偶爾相會的其他情景。他向來，總是細心地聽取關於濫用職權的正確消息並立即採取必須辦法的。

29 有一次，我們到菲爾薩諾夫克車站附近去打獵，當時在那裏有一個休養所叫做『吉什納』，就是

現在的「木衣里」療養所。在樹林裏，伊里奇遇見了一個撿蘑菇的老頭兒，列寧同他並肩坐在草地上，談起話來。他同這個素不相識的農民談了很久。竟使這個農民十分敬佩，談到結束時，這個農民說道：

「據說，有一個列寧在管理我們的國家。若是那個列寧能像你這樣，那末事情就會辦好了」。

後來伊里奇會歷次回憶，同這個農民相會的情形。

伊里奇甚至在長期的病中，仍然繼續散步，划船，打「克羅克」球或是作「克洛得克」遊戲。伊里奇若遇着好的對手，他很喜歡下棋。他是很會下棋的人，在幼年時就喜歡下棋，但是他晚年的時候寧願打獵了。他認為只有在新鮮空氣中作體育上的娛樂，才能使疲勞的腦力得到休息。

伊里奇在未去世前的幾個月中，病重不能起床，他請克魯普斯卡婭給他讀輕快而動人的小說，例如龍東底作品或是柴霍夫底作品，往往繼續兩三點鐘不停。

伊里奇總沒有想到，由疲勞過度所得的病症是醫治不好的，沒有想到，他此後再不能背着雙筒獵槍到樹林中去了。當他在廊檐下坐着，或是乘搖車在院中休息時，見面總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不要緊，我的病快好了，到養好的時候，我們就來幹老營生！現在若是去打松雞，不是很好麼！對不對？」

然而，伊里奇此後再不能工作和享受他所喜歡的娛樂了。

第四章 約瑟夫·維薩力昂諾維奇·斯大林

我對於列寧的遙遠回憶和對於斯大林的回憶是不能分開的。我第一次看見斯大林是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在十月革命不久以後。

有一天早晨，伊里奇叫我開汽車去接斯大林同志到斯莫爾雷來。當時斯大林同志住的地方，離斯莫爾雷不遠。

當汽車開到那裏時，斯大林同志已準備好了。他迅速走出來，同我問了好，就上汽車了。我看見，一位身材勻稱的男子，穿着軍衣和皮靴，嘴裏含着一個不大的烟斗。在草青色的軍帽下露出漆黑的頭髮。他的鬍子也是這樣的顏色。他走路時挺着胸部，稍微有些仰頭。他說話慢慢的，帶着格魯吉亞人的口音。在他的言詞和舉動中，沒有一點不安或着急的情緒。而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能保持鎮靜和堅忍態度的人是不多的。

在政府遷移到莫斯科以後的最初幾個月中，我在人民委員會底汽車房中，常常看見斯大林。他經常都是自己走到汽車房裏來，叫我開汽車送他到某個地方去。

——你好麼，可不可以發給一輛汽車？我只用半點鐘……他來到汽車房裏時這樣說道。

往往在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同志有一兩點鐘公餘的時間，他來到汽車房中找我，叫我開汽車送他到城外去遊玩。這種遊玩就是他的休息。他不喜歡坐帶棚子的汽車。

——基爾同志，能不能找一輛不帶棚子的汽車？有沒有？

於是，我就挑一輛不大的而且能開得很快的沒有棚子的汽車。我是知道斯大林同志坐汽車時所喜歡的速度的。

斯大林同志每與我並肩坐在汽車上。我照常是沿着列寧格拉大馬路，把汽車開到寶克洛夫基——斯特勒什涅夫去再開回來。這段馬路是比較平滑的，可以將汽車開得很快。

我把汽車開到馬路上以後，就越開越快地加大速率。斯大林同志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速率錶。我立等着他的指示。汽車急馳如飛，只聽一陣風響，達到了五十公里的速率，然後又增加到六十公里的速率，而我的同行者仍沒有表示以這樣的速率為限。最後竟達到七十公里的速率。

——夠了！我們就這樣前進吧！——他指着速率錶說道。

大概迅速的乘汽車，會使他心滿意足。過了一兩點鐘後，我們回到克列姆里來。斯大林同志休息娛樂以後，又到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去了。

——好吧，謝謝。我們這一趟遊玩的很好。再見！——他臨告別的時候說道。

當我在克林姆里院裏，在哥爾克或在汽車上遇見斯大林同志時，他總是問道：

——基爾同志，你的生活好麼？你的工作怎樣？

他發這些問題，與其說是要問我的工作情形，還不如說，是爲的問好和鼓勵的意思。伊里奇也會常常這樣問我。

列寧和斯大林的相會，他們的親密交情，他們那種與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友誼，在我腦海中印下了最鮮明而不可磨滅的印象。斯大林對於伊里奇的親切敬愛關係，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

自然，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們談政治和國事的情形，但是，即令這些我幸而得見的軼事，就足以顯然表現出，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兩位革命偉人的友誼了。當我讀了那些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間友誼的敘述，我就驚奇他們的友誼與這兩位歷史偉人——列寧和斯大林間友誼相似的情形。

現在回想起，伊里奇與斯大林同志在哥爾克相會的情形。

有幾次，當我開汽車把斯大林接到哥爾克來的時候，曾看見，伊里奇是如何歡喜地急忙出來迎接他。斯大林同志還沒有來到以前，伊里奇早就走到廊簷下，望着遠方，看斯大林同志是否快來了。

我們的汽車剛一開到花園邊土，伊里奇竟會忘掉自己的身體不舒服，帶着幼年的神情急速跑下來迎接斯大林同志。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就併肩走到樹間的小道上去，暢談起來，只聽列寧的高聲歡笑和斯大林間或的微笑聲常常打斷他們的談話。

他們在橙子上坐着的時候是很少的，這是他們所不習慣的：要知道他倆都是很喜歡運動的！他倆照常都是到花園深處，僻靜無人的蔭道上去散步，直到傍晚天氣涼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才向伊里奇告別回去。

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不僅是基於思想相同和互相諒解，而且是由於互相深刻尊敬所致。這兩位親密知己的朋友是彼此互相愛惜的。

在伊里奇養病的時日內，斯大林同志是如何竭力關心爲伊里奇設備安靜的條件呵！同時他竭力不使伊里奇知道這是誰操勞的。

在一九二一年夏天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來到了哥爾克。伊里奇覺得身體不很好，需要休息。但是，伊里奇並沒有注意身體的不舒服，因此就沒有讓任何人去操持安靜的條件以便靜心休養。當時在哥爾克列寧住宅的周圍沒有任何的圍牆。無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去。

原來，鄉下的青年幾乎每天晚上都來到這裏遊戲娛樂，而在每星期日，他們從早晨就來到這裏遊逛，喧嚷得更厲害。有一次，伊里奇知道了，有人叫青年們到離花園遠的地方去遊逛，他很生氣地說道：

『不要妨礙他們，讓他們想在什麼地方遊逛，就在什麼地方遊逛好了』。

從此以後，誰也不再打算使這些破壞哥爾克安靜的晚間音樂會，離開列寧遠些了。

斯大林同志決意親自來檢查，列寧在哥爾克生活和休息的條件是否很好。斯大林在還沒有來到伊里奇住宅的地方，便下汽車。

少傾，我們聽見有些鄉村的幼男少女在幽揚的提琴音下高聲唱歌。我們走到了他們跟前。斯大林同志原來是很愛聽唱歌的，但是此刻却站住說道：

『離住宅幾步遠，就有這樣的音樂會！這一定會妨礙伊里奇休息的。必須要想辦法才好！』。

斯大林同志環繞伊里奇的住宅走了兩趟，仔細地檢查了花園和附近的建築。過了幾天以後，在住宅和花園的周圍建築起來了圍牆，使列寧能在清靜環境中好好地休息。伊里奇甚至沒有想到這種簡單的建築是由斯大林同志發起的。

列寧對於斯大林也是同樣關心的。我還記得，當斯大林有病的時候，伊里奇如何關心和憂慮的情形。斯大林同志曾患過需要動手術的病症。

當時伊里奇每天幾次打聽斯大林的健康情形，或是給寶特金斯克病院打電話詢問，或是親自坐汽車去見給斯大林同志施手術的醫生羅贊諾夫博士，他告訴醫生說，如果斯大林底病狀沈重的時候，那無論是在白天或夜間都可以叫他到病院中來。

當羅贊諾夫博士通知列寧說，手術已經動過了並且安全渡過了危險期，於是伊里奇就歡呼道：

『這就好了；你打算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使他完全養好呢？可是不要送到療養所去。因為我們

的療養所還不算很好。或者可以送到南方去，或是送到山上去療養？」

他倆如兄弟一般溫和地互相關心，而又竭力把自己的關心隱藏起來，不讓對方看出來。

第五章 馬克西木·高爾基

一九一九年秋季有一天，伊里奇把我叫到他跟前，向我說道：

『高爾基到了莫斯科。到晚上要去把他接到我這裏來。你看，這就是他的住址。過一刻我再給你打電話，告訴你什麼時候去』。

伊里奇照常是不派任何人去叫我的，而總是親自叫我。在這一次也是如此，約過了兩點鐘以後，伊里奇給我打電話說道：『基爾同志，我同高爾基會面的時間定於晚上正七點鐘』。

當時，到七點鐘還有很多工夫，可是我馬上就開着汽車去了。在這些時日內，不是所有的住宅都可以立刻進去的。正門往往都是釘住的，到不認識的住宅中去找人，是要費很多時間的。

高爾基住在他兒子皮世科夫家裏，在馬什科夫齋齋。果其不然，住宅的一切正門都釘得緊緊的。要到皮世科夫住宅中去，只有從後門進去。

我按了門鈴以後，皮世科夫走出來，迎我進去見他的父親。高爾基看見我，同我握手並驚喜地說

道：

「同志，你好！是列寧派你來的嗎？」

我常聽見高爾基底名字，並讀過他的著作，所以自然就帶着好奇的神情看着他。在這次相會以前，我關於這位俄國偉大作家底相貌是沒有概念的。

只見在我面前站着一位很高的瘦子，稍微有些駝背，穿一身儉樸的衣服。面色黑黃有些乾瘦，眼睛明亮儼如少年的眼睛一樣。我還記得，他說話時的低微聲音和窩爾加河一帶的口音，他說話的時候，把字母「O」的聲音說得很重。我是彼得格拉生人，習慣了軟的口音，把字母「A」的聲音說得很重，所以我起初聽見高爾基說話的口音覺得有些生硬。

——我們從那條路到克林姆里去呢？——他一面穿大衣，一面問道。

我詳細給他解釋了一遍。

在路上，高爾基問了伊里奇健康的情形。當走到托羅依茨基門的時候，站崗的紅軍兵士攔住了我們。

——我是高爾基，他一面說一面掏文件。

——請你們進去吧，——紅軍兵士這樣說道。於是我們就進到克林姆里裏去了。

37

情形。我隨從列寧六年之久，第一次，而且只有這一次受到了警告。經過的情形如下：

伊里奇叫我在四點鐘時去把高爾基接來見他。在準備起程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汽車壞了，所以就決定派我的助手開另一輛汽車去接高爾基。這是第一次，而且是只有這一次，我把列寧親自委託我的事情轉交給別人去辦理。

此刻，還差五十分不到四點。坐汽車從克林姆里到馬什科夫，可以毫不費氣力地來回走兩趟，更不用說是走一個來回了。當我派我的助手去的時候，大概我沒有給他解釋清楚，怎樣可以進到高爾基底住宅中去，因此我就吃了虧。

到列寧和高爾基預定會面的時間還差十五分鐘的時候，我的助手飛跑到汽車房中來，失望地向我報告道：

「我找不到高爾基底住宅！我把所有的門和窗戶都敲遍了也沒有用處！」

我茫然不知所措了。伊里奇底時間是寶貴的，簡直每一分鐘都是計算過的。他很少使應召來辦事的人等候着見他，以是他也不能忍耐別人不守時刻的習慣。

因為我的疏忽將會受到應得的處罰，這還是小事，我所最難過的，是因為我的疏忽將會妨礙兩位偉人的工作。

我即刻跳上汽車飛馳出門去了，到規定的時間只剩幾分鐘了。此刻我已經不打算能改正所犯的錯誤，而只想着怎樣能減少遲到的時間。

我用不可允許的非常速度開着汽車沿莫斯科大街飛馳。街上的行人愕然止步，馬匹都突突的跳到一旁。忽然看見了高爾基！他坐着一輛輕便馬車，顯然他是等不到汽車所以才僱馬車來的。

高爾基看見了我，非常喜歡，付了馬車錢，就跳上汽車了。在路上我給他解釋了一切情形。

高爾基帶着担心的神情摸着自己硬挺挺的鬍子說道：「基爾同志，事情壞了！我老實告訴你說，事情是壞了！我和你一定都要受叱責的！」

我很同意情事是「壞」了，可是受叱責的當然不是他而是我一個人。

高爾基表示同情而微笑道：「要想個辦法，基爾，你不要着急，我設法替你說個情面」。

高爾基來到列寧接待室的時候，已經遲到了很多時間，此時列寧正在接見別人，因此應當再等幾分鐘才能會見。

經過兩點鐘以後，我送高爾基回家的時候，向他問道：「高爾基同志，怎麼樣？」他帶着懊喪的神情把手一揚說道：

「一部分錯誤我替你承担了。但是，難道能會瞞住伊里奇嗎？」

到晚上，我向伊里奇解釋白天所經過的事情。他把手指插在背心拾肩口內，蹣着方步聽我說，他沒有打斷我的話一直聽到底，然後說道：

「好吧，這件事情就算完了。希望以後再不要犯這種錯誤了。」

可是到第二天，人民委員會的總務處長自動下令給我一個警告，理由是，我沒有執行列寧同志底命令。

第六章 列寧愛護自然物的情形

在哥爾克伊里奇住宅附近的花園內，樹木叢生，樹間有許多小路和小空場，十分幽雅美麗。在一條小路的盡頭有兩棵大松樹蒼翠聳立，比別的樹木都高。這兩棵松樹，大概，是上百年的老松樹了。

伊里奇自從來到哥爾克第一天起，就很留心這兩棵高大聳立的松樹，並且常常觀賞它們。

——你看這兩棵松樹！真是奇妙！——他有時這樣嘆賞地向我說。

一九一九年夏季，有一天晚間，我們從克林姆里來到哥爾克，伊里奇照常在花園中沿着小道散步。他深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清靜幽雅的自然景物。然後又坐在橙子上，將身子向後一仰靠在橙子背脊上，開始問我一些事情。

忽然他默然了，而注視着遠方。我不由的也順着他的視線方向看去，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基爾，你看，第二棵松樹那裏去了？——伊里奇這樣問道。

於是，我們急速走到小路的盡頭去看，看見那棵松樹不久才被伐掉了。只剩下了一個大根，發出

新鮮的香味。伊里奇默然站了片時，然後氣憤憤地說道：

『基爾同志，這是誰作的事情，要調查調查』。

伊里奇叫我立刻調查，究竟是誰伐了這棵松樹。我查明了，在哥爾克列寧住宅的管房長衛維爾在兩天前下了命令，叫伐掉這棵松樹。他認為這棵松樹已漸乾枯，沒有用了。

我向伊里奇報告了這種情形。他氣憤憤地說道：

『他想怎樣辦，就怎樣辦嗎？伐掉却很容易，可是長成一棵樹呢？』

於是，他想了一想，又堅決地說道：『要教訓教訓他！』

不久，熱心過度的管房長就受懲罰了。

過了一個星期以後，列寧的妹妹向我說道：

『我很可憐衛維爾，要把他救出來才好。我想自己去請求伊里奇。或者最好是：我同納捷施達商議商議，請她在伊里奇面前說說情』。

又過了一兩天，伊里奇同我坐在汽車裏，向我問道：

『叻，衛維爾怎樣？』

『列寧同志！，他還被押着哩。』——我回答道。

大概，伊里奇聽出了我的話有憐惜『犯人』的口氣，於是，微微一笑，帶着俏皮的神情看了我一

『好吧。讓他再少坐一些時好了。這是會教訓他的』。

無論是在治國或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大事情上，無論是在瑣碎的細節上都顯出列寧底和藹可親的和周到的性格。我往往看着伊里奇想道：這位堅強的偉人是如何的儉樸真摯，有義氣和能體諒人啊！在白天辦理着各種決定幾百萬人命運的問題，到晚上却留心什麼樹木花草，開什麼不傷人的玩笑。

一九一八年夏天，當列寧和整個蘇維埃政府遷到莫斯科以後不久，我親眼看見了一件稀奇的軼事，他從一件極小的事情開始而終於頒佈了國家的法令，這個法令直到現在還沒有失掉它的意義。

我已經說過了，伊里奇到莫斯科以後，起初幾個月的生活是每逢星期日都換一個新的地方去遊玩。

有一次，伊里奇指着莫斯科底地圖向我說道：『基爾同志，你看，這是索哥爾尼克，我們要去看看這個地方』。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坐上汽車就向這個我不認識的索哥爾尼克駛去。與我們同去的有列寧的夫人和妹妹。

我們一面走，一面觀看索哥爾尼克花園，在路上常常停下汽車，伊里奇走下汽車去過問各種瑣碎的事情。然後，又從索哥爾尼克向着寶格特爾工廠那方面去了。看見前邊一片奇妙的景緻：道路兩旁

高高的聳立着密林。蒼翠的松樹和潔白的樺樹映着夏日早晨的陽光顯着特別美麗。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決定在下一個星期日還要到這個地方來。

然而，到下一個星期日，又來到索哥爾尼克的時候，遇着了一件掃興的事情。我們坐着汽車沿密林向前走，伊里奇看見，在這裏有幾棵松樹和樺樹不久被人伐倒了。我們走到樹林深處，又看見更多的被伐倒的樹木和一堆劈好的木柴，後又看見劈柴的人。

伊里奇同他們談了話，知道賓格特爾工廠因為缺乏燃料，所以派人來伐樹木。於是，索哥爾尼克附近的居民就做着這個壞榜樣也來偷偷摸摸的伐樹，爲自己準備冬季用的木柴。這種情形使列寧非常生氣，他說道：

『這真是豈有此理！偷竊，毀壞這樣的樹林！要禁絕這樣的事情才好！』

在這一天，列寧曾幾次提起了這件事情：

『伐掉了，以後怎樣辦呢？他們自己又到什麼地方去休息呢？』

到晚上，伊里奇又向我說道：

『毀壞樹木是很簡單容易的，可是，再栽培就不容易了。基爾同志，請你把這件事情記着，明天提醒我，一定要採取辦法才好！』

到了第二天，伊里奇下命令，叫立刻禁止毀壞樹木並組織保護樹木和公園的辦法。這個法令救護

了我國不少的美麗公園和樹林。

我記得很多的實事，表現出伊里奇愛護樹木、花草、河流、飛禽和走獸的癖物並且把這種愛物的情感灌入到他周圍人們的心靈中。

第七章 列寧乘貨車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伊里奇打電話告訴我說：

『基爾同志，我想明天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大約要走出七十里。你想我們走七十里需要多少時間？』

我回答道，要看道路好壞和積雪深淺。若是積雪不很深，那大約有四點鐘就可走到。

——那我們明天要早些起身，早晨六點鐘就走——伊里奇這樣決定了。

我準備好了汽車，到第二天早晨，天色還混黑的時候，我們就起身了。那天早晨又寒冷又颯風，但是這也未能阻礙伊里奇出行。

我們沿着列寧格拉大馬路前進。路上鋪滿了積雪，但是却頗平滑，我們大約走了三點半鐘就走到

我們這一天打獵，打狐狸打了很久，我們不顧嚴寒愈向密林的深處走去。伊里奇很高興，打獵打得發奮，幾乎忘了烈風和嚴寒。我們一整天也沒有脫掉滑雪板，到黃昏的時候，我們才到附近一個蘇維埃農莊裏去烤火取暖，喝了一點茶。

快到晚上六點鐘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向回走，打算到九點鐘的時候可以到家。但是，此刻發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以後伊里奇想起這件事情就笑自己。

天氣嚴寒，冷到零下二十度。在廣闊的原野上颳着烈風。我們走了約十五公里，當已經走過了寶得宋涅赤納車站，忽然汽車開始如放槍一般突突地響起來了。我們又走了不遠，汽車完全不響了。再不能往前走了。

我提議，把汽車放到那裏，走到寶得宋涅赤納車站去；大概會有火車到莫斯科去，我們可以乘火車回去了。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於是，伊里奇贊成了我的意見。

我們決定，到當地蘇維埃去打聽打聽，今天是否還有火車到莫斯科去。

開始，誰也不認得伊里奇。可是有一個人注意地看看在牆上掛着的列寧像片，又看看伊里奇。然後這個人向另一個同志底耳旁低聲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他們就急速走到另一個房間去了。已經明顯了：伊里奇是被他們認出來了。

即刻在當地蘇維埃的房中就忙亂起來了；在這裏聚集了很多人，每人都想看一看列寧，同他談一

談話。在場的許多人想了各種方法幫助我們，向我們提議，怎樣可以簡單容易地回到莫斯科去。伊里奇的態度是平常的，他帶着固有的謙和態度，感謝他們的招顧並請他們不要費心。

有一個當地蘇維埃的領導人提議，從莫斯科專門調一個火車頭來，可是伊里奇堅決地拒絕了。他說道：

『爲什麼要專門調一個火車頭呢？這完全是多餘的。我們坐貨車回去就很好了。同志們，請你們不要多費心吧！』

我們走出房來，在車站上走來走去等待貨車。此時風雖息了，但是却冷得更厲害了。車站周圍高高的積着一些山風颳來的雪堆。伊里奇的面色不帶一點怒容或不滿意的情緒，他並沒有改變他那無限快樂活潑的精神。

過了片刻，貨車來到了，這趟列車並不長，一共約有十五個車箱。我們就開始找坐位，可是，在當地蘇維埃工作的同志們把我們領到火車頭跟前：在那裏有一輛臨時客車，在這輛車裏面坐着車長和管車的人員。

經過幾分鐘以後，我們就坐到這輛暖和的車箱裏了，在車箱裏面，有一個鉄爐子烘烘地燒着火。

伊里奇微笑道：『這裏很暖和，我們可以很好的回到莫斯科去了』。

當我們剛進到車箱裏的時候，裏面只有幾個人，——管車人員和護車的人員。可是不久以後在這

輛車箱跟前和裏面，集聚的人就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列車還沒有開動。

原來是他們聽說了，在這輛車箱中坐着列寧。這就很可能使當時在車站上的人們都擁擠到我們坐的車箱跟前來。有些人站在車箱門口，而胆子稍大的人竟進到車箱裏面來了——據說是進來烤火取暖的。

我們到車箱裏大概停了有十五分鐘，當掛上火車頭的時候，車長和兩位紅軍兵士進到車箱裏來了。站長發了開車的號令，我們坐的火車向莫斯科開動了。

火車走得非常快。

過了幾分鐘以後，一位紅軍兵士向列寧報告道：

『列寧同志，請你允許我，向你報告一件事情：』

伊里奇很和氣地回答道：

『請你說吧，同志，你到這邊坐下。』他一面說着，一面給了這個紅軍兵士讓出一個坐位。

這位紅軍兵士坐在橙子頭上，胆怯地開始了自己傷心的敘述：

『我是護送這趟列車的護車隊長，我們帶了二十車箱藥品，從里加開往莫斯科。在途中軸承燒壞了，不得已摘下了幾個車箱。我會主張把藥品從這些車箱搬到別的車箱中來，因為，我認爲不能把護送車的人留在半途看守這幾輛車箱。我們帶的糧食很少，而且天氣這樣冷，看守車的人不換班是會

凍壞的……」

伊里奇聽着紅軍兵士的話，越聽越注意。

護車隊長繼續說道：『可是他們完全沒有注意我的話，竟摘下了幾輛車箱，而我不得不留下幾個人去看守這些車箱。我現在沒有把全數的車輛都帶來，因此，一定會受法庭裁判的。列寧同志，請你告訴我怎樣辦才好』。

伊里奇氣憤地說道：

『真是豈有此理，現在藥品對於我們是特別寶貴的。這一定要嚴格查辦，同志，你不要着急，你不會受法庭裁判的。當我們一到莫斯科，我就採取辦法』。

當火車到了莫斯科的時候，伊里奇與這位紅軍兵士一同到車站上的非常委員會去了。

列寧敲開了窗戶，向該委員會的值班員說了，關於由交通人員的錯過，在到莫斯科來的途中停下了幾輛裝載藥品的車箱的事情。伊里奇說完了以後，又命令值班員，給護送車的紅軍兵士們預備休息的地方，並且在接到特別命令以前，不要麻煩他們。

該委員會的值班員聽到這些話有些奇怪：這個穿便衣的究竟是什麼人，他竟這樣堅決地下負責的命令。伊里奇看出了這個值班員懷疑不定的神情，就拿出自己的通行證給他看。

於是，該值班員立刻站了起來報告道：

『列寧同志，謹聽鈞命，一切照辦！』

然後，伊里奇親熱的同護車隊長告了別，向值日員點了點頭，我們就坐汽車回克林姆里宮去了。

第八章 打獵軼事

一九二〇年秋天，某一星期日，我同伊里奇坐上汽車到莫尼諾村莊去，這個村莊離莫斯科約有七十公里，據當地的獵人說，在該村附近有一個樹林，是秋季打獵，打兔子和松雞的最好的地方。

我們是第一次到莫尼諾村莊去。我們到了那裏，有一個相識的獵人迎接我們，把我們領到一座很潔淨的房子中去，這座房子在村莊中心，教堂跟前。

這個獵人給我們介紹了主人以後，主人親熱地招待我們，他請我們不要客氣。這是一位上年歲的男人，很像是一位教員或是農業技師，而不像莊稼人。

伊里奇喜歡交際的性格，立刻就得到了好客的主人底響應。伊里奇是善於引起對方同他作誠懇的交談的，在這一次，他向主人問道：

『普萊特琴同志，請你說說，莊稼人的生活怎樣，他們對於蘇維埃政權有什麼意見，他們的情緒

普萊特琴不知道，同自己談話的是列寧，所以很樂意而巧妙地述說了莊稼人在革命前的生活情形，他們怎樣接受了蘇維埃制度，爲什麼有些莊稼人不十分滿意新制度等等。

然後又談到農業，個別農戶的生活狀況和蘇維埃鄉村的將來。同時這位主人又說出了關於農民生活和農業的極稀奇的觀點。

伊里奇很注意地聽了主人的話，同時又發了一些問題，他談話直談得如此熱心，在開始時竟忘記了打獵。

伊里奇說道：『我很喜歡你的意見，在你的意見中有一種新的東西，我想這是有價值的。你一定是農業技師吧？』

『不是的：』主人支吾地答道，有些驚奇的樣子。

列寧站起來說道：

『現在我們到樹林裏去吧！打獵去吧！普萊特琴同志，你也同我們一塊去吧。』——他這樣向主人提議。

主人同意了，從另一間屋子裏拿出了一支獵槍，於是我們就起身了。在道上，伊里奇低聲向我說：

『基爾，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很有知識而聰明的人，我聽了他的話很滿意』。

我們走到了樹林深處，把獵犬放到前面去。這次打獵是獵人領導的，我們分成兩組。伊里奇和普萊特琴向右方去，我同獵人向左方去。

獵人向我說道：『你想這位普萊特琴是什麼人？我說出來，你是會驚奇的：他是個牧師』。

——是真的嗎。大概你是開玩笑吧？。

——一點也不是開玩笑。他是舊教的牧師，就在他住宅旁邊那座教堂裏作事。可是他與別的牧師不同。你看他竟同我們一塊來打獵。

我決定把這件事告訴伊里奇。

到晚上我們打獵回來了，可以說，這次打獵的成績很好；在我們的口袋裏裝滿了打死的鬼子。

伊里奇非常高興。快來到普萊特琴底住宅時，我同伊里奇稍微走在後邊，此刻我向他說道：

『普萊特琴根本不是農業技師，也不是教員，他是一個牧師』。

伊里奇馬上站住了，帶着不相信的神情把眼一密縫說道：

『怎麼會是牧師呢？大概以前當過牧師吧！』

我說，他並不是以前的牧師，而是現在的牧師，不過是舊教的牧師罷了。

伊里奇決不肯相信。過了幾分鐘以後，列寧和普萊特琴又談起話來了。這段話我還記得很清楚。

——聽說，你是一位牧師。——列寧開始說道——這是真的嗎？

——真的。我當牧師約有二十年了。

——我就不明白，你究竟是個什麼牧師：你又沒有留着長髮，穿着便服，並且我親眼看見你打死了生物。

普萊特琴微笑道：『我明白你的懷疑。我的外表和我的行爲是不合乎宗教的……』。

我們走到普萊特琴住宅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要趕快收拾上道，以便在天黑之前趕到莫斯科去。普萊特琴同伊里奇告別時，帶着慚愧的神情說道：

『閣下，不要見怪。在世上有各種各樣的矛盾：請你下次還到敝處來，我們好一同打獵』。

冬季有一天，我們從莫斯科附近的一個火車站經過，這個車站上有一座教堂，看見從教堂裏走出來許多人。伊里奇笑道：

『基爾，你還記得，我們同那個牧師打獵的事情麼？』

第九章 在親屬中

有一次，伊里奇拿着一個毛圍巾對我說道：『你把這條圍巾放到汽車上，勸勸克魯普斯卡婭同志，叫她圍上……』。

同時，伊里奇又說明，要怎樣圍上才更煖和些。伊里奇知道，克魯普斯卡婭不愛留心自己的健康，並且不管這些煖和衣服的事情，所以他往往請自己的姐妹安娜或瑪利婭勸說她注意健康。有時候，他也叫我去勸說她。

——你看，我買了一雙毡靴，——伊里奇有一次喜悅地向我說道，——這是給克魯普斯卡婭買的，請你勸她穿上……

伊里奇對於自己的親近人，尤其是對於親屬的關係是非常關心而溫存的。這位英明的偉人曾經歷過嚴酷而複雜的生活教訓，而仍善於特別關懷他人。

甚至在伊里奇僑居外國時所寫的家信中，都常常關心友人和親屬底健康，問及兄弟和姊妹們底身體健康和進步，並且一定要向親近的人們「請安」。在列寧底這些總是充滿真摯而活潑快樂的家信中活躍地表現出伊里奇底性格。

伊里奇和克魯普斯卡婭住在克林姆里宮中，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的旁邊，以前是司法科辦公的地方。他們的住宅是在第三層樓上，當時還沒有電梯，因此上樓下樓須要走陡的樓梯。伊里奇向來也沒有說過步行的困難，可是屢次憂慮克魯普斯卡婭上下樓時會加重她的心臟病。

有一次，伊里奇向我說道：「基爾同志，你接她回來時，不要從正門進來，可以從旁門進來」。

原來是因爲在旁門裏邊的樓梯比較不很陡，從這裏上樓要比從正門上樓容易些。

伊里奇在關心克魯普斯卡婭的時候，總是設法不使她看出來。因為他很知道她不肯使別人爲她操勞方便。

伊里奇習慣了在每天下午四點鐘吃午飯，並且會勸說自己的親近同志們：『工作和休息的時間都可以隨便，但是吃午飯要有一定的時間』。

可是克魯普斯卡婭對於這一點的關係却是不同的。她在人民教育委員部的工作很多，工作起來竟忘了時間，很少想到飲食和休息。這一點使伊里奇很擔憂，他決意要調節自己的夫人——親近的朋友底生活。

——她若不出來，你不要在那裏等着，——列寧向我說道——你要到她的面前去，要求她趕快來家吃飯。

我每天三點四十五分鐘就到克魯普斯卡婭底辦公室去，請她回來吃飯。她老遠看見我，就點一點頭，表示說，我就走。於是，她就立刻下來了。

在回來的道上，克魯普斯卡婭總是問我，這一天伊里奇到過什麼地方，送他到那裏去過，那位同志來會過他等等情形。每星期一，她照常問及，休息日經過的情形，列寧休息得好不好。她總是很樂意聽我敘說我們在星期日打獵遊玩的情形。

我很多次看見伊里奇與克魯普斯卡婭一同工作和居家的情形。他倆相互關係的特點，就是彼此間

存在着無限的敬愛。

有一次克魯普斯卡婭病了，伊里奇請崩契——布魯也維奇在莫斯科附近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使她休養。當伊里奇知道，給她選定的地方，既不是養病院也不是休養所，而是在索哥爾尼克樹林中的一個兒童小學校的時候，他是很歡喜的。

克魯普斯卡婭在青年時代是個小學教員，他生平除作革命工作之外就是教育後輩。所以列寧認為她在兒童中間過生活就會覺得身心愉快。

在克魯普斯卡婭養病期內，伊里奇常常在晚上去看她。她很喜歡看見每次小學生們很快樂地準備歡迎列寧的情形。

我還記得一件奇妙的軼事。大概是在一九二一年秋天，醫生高琪葉診視出克魯普斯卡婭受寒很重，操勞過度，而給她兩個星期的休息。克魯普斯卡婭堅決的拒絕了休養，因為當時學校已開課了，在人民教育委員會中的工作特別多。

高琪葉醫生把這種情形告訴了伊里奇，列寧就決定採取堅決辦法。他以政府首領的資格正式下了命令，給『人民教育委員會副部長克魯普斯卡婭同志兩個星期的休假』。於是，克魯普斯卡婭只好服從了。

伊里奇很親愛自己的妹妹瑪利婭。這種友愛情誼，從幼年時起一直繼續到伊里奇逝世為止。伊里

奇敬愛他的妹妹之爲人智慧聰明和高尚的文化程度，愛她是一個革命者，愛她是他的一個無比的知己朋友。伊里奇稱她爲『小瑪利婭』，他常常同她商議重要的文化政治問題，並常常同她一齊遊玩。

列寧底儉樸住宅中整個的家務都是他妹妹管理的。她愛整齊、清潔，並善於料理飲食。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工作並不妨礙他關心日常生活細節並注意住宅中的模範秩序。他妹妹知道伊里奇底一切習慣，而竭力使哥哥底生活安適，不感受絲毫的不方便。

伊里奇每在準備出去散步或是看戲的時候，他總是立刻給他夫人打電話：

——一定要邀着瑪利婭。勸她和我們一同去。

伊里奇和他妹妹彼此間最親切的關注不僅表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且也表現在各種細節上。他倆差不多都不講究個人生活的方便和服裝的好壞。但是有時，他妹妹拿來了一條新領帶同克魯普斯卡婭說道：

——請你將這條領帶交給伊里奇，你看他的領帶已經完全壞了。並且叫他帶上，不然他會忘記的。

列寧的妹妹知道，他向來是不拒絕接受克魯普斯卡婭送他的贈品的。

還有過這樣的情形：伊里奇買到了物件他妹妹所需要的東西，叫我轉給她並囑託，無論如何也要叫她收下。

他倆的特點，就是在服裝上都是極端儉樸的。在他們的衣櫃中經常總是衣服不多的，要叫他們穿件新東西——衣服或是皮鞋——是不容易的。列寧底姐姐安娜和他的弟弟季米特里都有這種特點。有時，伊里奇下工後，立刻就到哥爾克去了，因此他不是每天都能看見瑪利婭。那他就叫我或是某一個同志去「看看瑪利婭並問問她的健康」。

當列寧病重的時日，瑪利婭把其晚上所有工餘時間都消費在親愛的哥哥底病床前。伊里奇當妹妹在跟前的時候就覺得精神更安慰些，因為他同瑪利婭一齊渡過了幾乎自己的全部革命生活。

列寧同他的姊姊安娜間的親愛關係也不僅是友愛之情。在烏里楊諾夫氏底模範家庭中，安娜與一八八七年被殺害的哥哥亞利山大，同是先進的革命者。

在夏季的時日，安娜同她的丈夫葉里薩洛夫常到哥爾克來。伊里奇看見他們到來總是歡喜的，親熱地歡迎他倆，並且竭力留他們多住些時。伊里奇同他們一齊到森林中去採蘑菇，划船，打「克羅克」球或是作「克洛得克」遊戲……。

有一次列寧的姊姊安娜有了病了，伊里奇每天晚上都去看她，派醫生給她醫治，勸她搬到莫斯科近郊一個清靜優良地方去住。安娜搬到了賈克洛夫斯克·斯特列什涅沃地方查依克別墅居住。伊里奇對此滿心歡喜，屢次到那裏去看她。他在百忙中，把自己的每分鐘計算過的時間分出一兩小時，來看患病的姐姐。

列寧底兄弟季米得里，我第一次見他是於一九二〇年春天，他現在住在莫斯科。當時伊里奇把我叫到他跟前對我說道：

——今天，我的兄弟季米特里從克里木來到了。要到『俄羅斯』旅館去把他接到克林姆里宮來。在四點鐘時，你到旅館正門前邊去等候他。

同時伊里奇形容他的外表。

正四點鐘時，我到了『俄羅斯』旅館底正門前，這個旅館是在魯邊斯克廣場上。我看見在門前站着一人，中等身材，長着黑鬚鬚，穿着半軍人的服裝，他的面貌不很像列寧。他看見我，就輕快迅速地（就此我已認出了烏里楊諾夫氏的『天賦』）走到我跟前問道：

你是基爾同志？

——你是季米特里·伊里奇吧。

——我就是。我們認識認識吧。

於是，我們就坐上汽車到克林姆里宮去了。

以後，我知道了，烏里楊諾夫弟兄們在幼小和童年時代就是很親睦的。他們在別離的年份中，彼此常常通信。列寧的兄弟季米特里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是伊里奇底熱烈繼承者。這就知道，他們的關係不僅是友愛的關係，而且是牢不可破的思想上的關係。

第十章 永 別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這令人不能忘記的一天早晨，伊里奇底精神稍微好些，全莫斯科都知道了這個消息，然後又傳到全國，此時全國人士都戰戰兢兢地關懷着親愛列寧底病狀。當時絲毫也沒有顯出不幸的先兆。

晚上，明月當空，明亮如晝。天氣嚴寒，玻璃窗上結了一層冰霜。從早晨就紛紛下着大雪，在街道上積雪成堆。

我剛才完工，正準備離開克林姆里宮裏的汽車房。大家聽說了伊里奇早晨精神好的消息，都很歡喜、安心。忽然我的助手跑到我的房中，如殭了一般站在門口。他的臉色蒼白，兩手發抖。他戰慄着斷斷續續地低聲說道：

——列寧死了……

我不由地叫了一聲……

——怎麼死了。呶，你快說。

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只聽見崩契——布魯也維奇戰慄地說道：

——把雪橇汽車準備好，我們立刻要到哥爾克去。

此時我還不相信這個悲哀的消息，可是就馬上跑到街上去準備伊里奇向來愛坐的那輛雪橇。此刻我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

難道真死了嗎。難道完了嗎。

過了幾分鐘以後，汽車已駛出克林姆里宮，開向列寧住的哥爾克去了。在汽車上坐着斯大林和加里寧。捷爾任斯基，謝馬石科和伊里奇底家屬都乘特別快車從莫斯科起身了。

房屋前簷底圓柱上已纏着紅心黑紗。在房前邊，不知是誰的勤快手已撒了一些鮮花。這些鮮花映着雪白的台階顯得更鮮明。

我回憶起，伊里奇怎樣喜愛冬天、白雪、房後的花園、遠方閃耀的河流和冬季暮景等等的情形。現在所有這一切都依然存在，而伊里奇却不在了。逝世了。

在肅靜的各房內的窗上，鏡子上都掛着黑紗。人們說話的聲音很低。迎面走出了克魯普斯卡婭，她的神情沈痛而悲哀，表面却是鎮靜的。醫生和不久前在列寧跟前值日的看護婦都默然站着，悲哀異常。

我走過兩三間半黑半明的房間，來到了一個小廳中，看見伊里奇在一張堆滿了鮮花綠葉的桌上躺着。露台的門敞着。房中冷清清的。

我看見伊里奇：他的臉色沒有大改變。臉上現出隱約的笑容。

在我腦海中演映着遙遠而親切的回憶：彼得格拉、斯莫爾雷和各式羣衆大會的情景。然後又想起，莫斯科、克林姆里宮、遊玩，米海爾松工廠，在樹林中打獵及列寧底笑聲和談話等等情形。

而現在，在躺着永不作聲了，他的心房已停止了跳動。我永遠不能再聽見，他那和藹可親的笑聲和宏亮的聲音，再聽不見他叫『基爾同志』了。

在房中站滿了人。大家說話的聲音都很低。列寧的姊妹和夫人都悲哀得嘆息不出聲來。斯大林同志站在列寧頭前邊。他的面色慘淡，嚴肅而神凝。

嚴肅的靜默繼續了很久。大家都站着沈思，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列寧底面容。斯大林開首打破了這個沈寂。

——是呀，是呀，這就是：這就是：——他低聲說道，好像是回答自己的思索。

斯大林先離開靈柩棹子走了，大家都隨着他走。他們都靜默無聲地垂首走出去了。房中空了。

將近夜半時，要回莫斯科去了。大家又到伊里奇跟前。重新團圍地圍住他，不忍離開他走出這個房間。

斯大林同志突然熱烈地向着列寧垂首說道：

——永別了，永別了，伊里奇：永別了。

於是，斯大林雙手抱着列寧底頭，幾乎抱到自己的胸前心房間，向伊里奇底面頰和額頭熱烈地吻了幾次。然後臉色蒼白悲哀地深深嘆息着走到旁邊去了。

在房中肅然寂靜。其餘的人也順次同親愛的列寧告別。

當天夜間在莫斯科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列寧逝世的消息。到早晨，不僅莫斯科知道列寧逝世了，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

開始了偉大的追悼。各工廠中都響着汽笛致哀。各處都鬧着悲哀的羣衆追悼大會。各房子的門上、廣場上、電車上和各企業的門上都掛着黑紗。

悲哀的消息傳出之後，在首都的街上集滿了民衆。正月的嚴寒也不能阻止人們出來。很快都知道了列寧底靈柩將運到莫斯科來並將安放到職工會底圓柱廳中開弔。靈柩將到巴維列茨車站，成千成萬的代表團都到該車站迎接列寧底靈柩。

我奉命到殯儀館去領棺材並把棺材送到哥爾克去。我急速就把這件事辦好了。想到我有幸能隨從伊里奇過了多少永久令人不能忘記的時日，而現在這竟是給他辦最後一次事了，覺得無限悲傷。

在雪橇跟前和殯儀館近旁聚集了很多人。民警們費很大力氣才擋着了奮激的人們。有許多工人堅決要求我，讓他們跟着我把棺材送到哥爾克去。有一個人竟自己擠上了雪橇。

從早晨人們就在莫斯科街道的雪上徘徊。親愛的領袖之逝世使人人不安。在人民意識中很難習慣

伊里奇是已經不在世了。

天氣冷得非常厲害，可是當靈柩開到莫斯科的時候，在月台上、車站的廣場上和附近的各街道上，站滿了幾十萬羣衆。靈柩一到哀樂奏起。大家不顧嚴寒都脫帽致哀。

伊里奇底親近朋友，戰友和親屬捨着靈柩。無數的羣衆絡繹不絕的跟在後邊，來最後一次報告自己的領袖。

在職工會的大廳中靈台上安放着列寧底靈柩。門是敞開的。無窮盡的羣衆絡繹不絕的走到廳中來追悼親愛的列寧。

在護靈隊中，站着斯大林，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底姊妹，弟弟，捷爾任斯基等等，還有工廠的工人，軍人，農民和學生。我也在護靈隊裏站着，來最後一次同列寧告別。直到晚上，到職工會大廳來的各街道上還擁擠着羣衆。到處都燃着火堆。

從全國各處到莫斯科來追悼列寧的代表團日益增多起來。

快到與列寧永別的時間了。在紅場上的列寧墓已經準備好了。正四點鐘的時候抬起了靈柩。禮炮響了，然後，只聽槍聲齊鳴。

在幾分鐘內，偉大國家底全部生活都像停止了一般，在街上的交通和鐵道交通，各工廠和各機關的工作都停止了。幾千萬人民都悲傷地脫帽致哀：

